

驿。
这是个现时不大用到的字,然而我看到它,总有一点莫名的亲近感觉。
时交谷雨の暮春,站在高邮孟城驿旧址前,一边是飘飘渺渺的马伕饮水,一边是修新如旧的古形建筑,风中带着雨,让人恍如感受着驿传从几千年风雨行程而来。

在中国古代,邮驿也称驿传。有说步传为邮,马传为驿。驿,指供传递公文用的马,亦指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、换马的驿站。一般认为是从殷商算起,辛亥革命后废驿归邮为止。

高邮是国内唯一因邮建城、因邮而名的城市。秦时筑高台、置邮亭,故名高邮,亦称秦邮,真正的华夏一邮邑,神州无同类。而高邮孟城驿位于高邮南门大街东,是中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,是邮驿“活化石”。

遥想当年,驿道上奔跑着驿马,行色匆匆的驿使人驿站一歇,换了驿马再奔赴驿程。多少旱涝急报、兵马行动、官情密奏靠此投寄传递,万里江山的统治也靠此维系。而后来的驿站还有接待官府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功用,那驿丞带着驿丁日日做着接送、搬运、牵饮之事,多少上任、卸任的官员也在此感受着冷热不同的世情。

漫步孟城驿,几处古迹犹遗,几多心绪飘忽。

一处柳荫禅林,有面阔五间的山门,明间拱形门上嵌有嘉庆年立“柳荫禅林”石额。里面同样面阔五间的大殿。旧建筑经两百多年的岁月沧桑,也曾在那个年月免不了地成了俗世人家的行居,室内垒灶,屋外晾衣。自不管我剩了多少旧迹,在我的意识中,便该有这一座禅林,正合着邮驿所在。驿是动,禅是静,何来之合?其实禅僧皆是舍家而出之人,从外来寺庙,坐禅悟空,自然深感人生如寄。

大森林深处,一只干净漂亮的花栗鼠捧着一根熟面条吃着,像喝着吸管喝饮料。几个孩子瞪着惊奇的眼睛,看着花栗鼠毫无畏惧地把长长的面条慢慢嚼进嘴里。而父母们此时正在旁边搭建帐篷,开始露营。

孩子们提前几天就开始高兴,说等不及了。他们梦想着在野外,晚上睡自家的帐篷,在森林小河边湖边跑,在营地空旷处吃饭。比在城里的公园玩有意思多了。温哥华附近有很多露营专用地,露营条件齐备。这一次,我们两个华人家庭驾车两辆,开车一个半钟头,到了一个省立森林公园的露营地。车刚停稳,孩子们就跳出来,欢呼,四处乱跑。大人们忙着支帐篷,搬出炉子做饭。当炊烟升空的时候,突然发现在森林里看天只能仰头,一块井口大小的蓝天白云在高高的树枝间。近处,有其他

的露营帐篷在树缝中光影绰绰。(第二天早晨会看到不同的的光线,那时阳光斜着倾泻进来,一束一束笔直,晒热的水汽上升,弄得光线斑驳,亮度不一,煞是生动。)搭好了帐篷,吃过热



另一处柳泉草屋,乃蒲松龄其时在高邮的居所。蒲松龄应官友邀来做幕僚,还曾暂代高邮的驿站主管,时间不满一年,写过《高邮驿站》呈文及一些有关高邮的诗。

我喜欢蒲松龄的作品,并以为他的作品为中国短篇小说之极品,至今有所及。

他的作品中让人难忘的情节:一位书生来到残寺古庙边的破屋旧宅,遇上一位狐女鬼妹,娇媚缠绕,义重情深,更胜却无数俗世尘缘。奇幻之处,更显飘泊如梦、人生如寄之感。

看到孟城驿驻节堂的解说牌:此处是接待官员与文人墨客的地方。古时代人员流动,除了官家公差,便是到处游历的文人墨客了。那时文人墨客多与官家联着,学而优则仕,本是官家的候补,文章诗赋也靠官家流传,再不济的官家也不免附庸风雅。其实,算起来流动得多的还有商人。但古时,士农工商,商贾在平民中属最低一层,那时是住不进这驿站的。明朝有驸马借驿站之力来贩运私货,被皇帝重罚了。而现今再兴这样的驿站,怕是入住最多的除官便商了,商品时代嘛,与官联系得最紧的自然

是商了。
在邮驿博物馆壁上看到明代的邮驿图,下南京上北京,两京之间标着一处处驿站,南京起止的龙江驿,正是我现今居住的龙江小区。

我的人生多次迁徙,有过“扎根”,有过“借调”,就是到了南京,也搬过几处住房,每一地待几个月或几年,当时何尝不作常年住家之想,然而回头看去,只是处处暂时的人生驿站,总也有人生如寄之感。而今在龙江已有十多年,算是稳定久了,偶尔站高楼看出去,浮思连翩,白云苍狗,却依然有天地苍茫之感。

人生如是,心寄何处?

汤面,趁着兴奋劲儿大家就嚷嚷着去水边。一队人马按照营地地图,穿过密林,前呼后拥,奔着小溪和大湖去了。直到看见宽阔的湖,一阵惊叫之后,心情才被安静的水面平息下来。孩子们在玩水,扔水漂。大人们四望着,然后面面相觑,赞叹着景色。

晚饭是大家盼望的烧烤。肉带多了,鸡翅、牛排、羊排、香肠,孩子们的盘子始终没空着。晚饭后走在营地四周的路上,到处都是香气撩人的烧烤味,各家都在烤肉。树林上空一片烟云。

夜幕降临,我们挨着帐篷点起篝火。售货员告诉我们,这些木柴能烧六七个小时。围着忽大忽小的火焰,大人小孩都在伸手,按照自己的心愿添柴,拨弄火,让火苗升腾。晚上的森林凉飕飕,烤着火很舒服。四周一片漆黑,远处有几处篝火,断断续续传来欢笑。即使围着火,对面的人也只看得见脸和衣服,其他细节都被夜色遮住了。很晚了,闹腾一天的孩子们先累了,都钻进睡袋。我和另一家的男人仍坐在火旁边,有一句没一句轻声聊着,速度很慢地添着柴。俩人都看着火,火渐渐变小。

露营好玩,我们两家家长准备的时候就说,不光孩子,我们大人都盼着,也小小激动。到野外由不得不散心,森林迷人啊。



鲁光兄年长我几岁,他以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《中国男子汉》《踏上地球之巅》等驰名中国文坛。当年全国数十家主流媒体纷纷连载和选载这些作品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、日本等国翻译出版。这些作品风靡全国,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“振兴中华”的豪情壮志;发行量达几百万册,今天看起来可真是个神话了。他功成名就又沉醉丹青,成了大画家李苦禅、崔子范入室弟子,范曾为他的画室题写《五峰斋》。他对家乡浙江永康农耕生活十分熟悉和热爱。他属牛,以牛为榜样。无论他当年当体育记者、编辑或任社长、总编(中国体育报社和人民体育出版社)皆是勤奋工作如牛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吃的是草,挤出的是奶。大凡“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”,无不是“吃草挤奶者”,鲁光兄亦是。工作完成好了,文章写漂亮了,如今大有心情去挥动狼毫抒写心中之情了。他说:“我开始画牛,就喜欢拟人化,实乃画人。画人的品行、理念、追求、情趣。”——以牛为伴,以牛为友,以牛为师——是我的牛图腾。范曾兄评鲁光说:“他退隐山林后,游物乘心,近年画作洗净铅华,一任自然地写生;风格独树一帜,断不从俗。”

画家成功的标志是画出自己的风格;他在国内



猫的想象力(现代油画) 严力

但野外露营也有不便之处,比如睡觉,五月初的山里很凉,必须钻进保暖的睡袋,睡袋比床可差远了。比如帐篷,低矮憋屈。比如上厕所,人人守规矩走上一两百米去公共卫生间;晚上起夜,只能晃着手电睡意朦胧还怕走迷路。做饭时水不在旁边,操作时什么都局促,收拾起来很麻烦。出来一趟,就觉得家里亲切、方便,这是露营的另一个收获。

第二天早上很静,爬出帐篷四下张望,想象一下密林里驻扎着众多的城里人。鸟叫声声过大,醒了听着觉得悦耳,半醒半睡就烦它,叽叽喳喳,毫不体谅还有人在睡觉。

离开营地回家,十几分钟就出了森林。刚出森林,立刻掏出手机查看微信短信。一天没信号,就把我们憋坏了。

牛浮出水面当惊世人殊

万伯翱

外不少城市都办过他独特画风以写牛为主的画展。画作和文章一样刊登在发行量可观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新体育》等报刊上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堂、知名度很高的荣宝斋和中国美术馆、中国画研究院、我国驻外大使馆等等都收藏了鲁光的画作。著名画家、评论家周韶华指出:“鲁光有大匠风范,必将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支大手笔呢!”

去年他送我的纪实文学《沉浮庄则栋》,吸引我一口气读完。因为作者、传主以及当时的历史我都很熟悉。让我这个当年高中

的乒乓球二级运动员重温了国球一段动人而又真实的历史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首次在刚刚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,我国在团体赛、男女单打、双打项目中一举取得三项冠军、四个亚军、八个季军的辉煌战果,一击败不可一世的日本队,改写了世界乒乓球的历史。整个体育馆都沸腾了,我们这些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拼命鼓掌叫喊跺脚。这些都在他的书中有生动的准确记载和描绘。鲁光对三届连续拿

下单打世界冠军的风云人物——一代球王庄则栋和他的锐不可挡的国球队。有浓墨重彩的赞颂,既写出了这个一代球王从十七岁就开始为国为民族争气的“小老虎”,又描述了他

在乒乓外交——“小球推动地球”中所作出的贡献,又真实地记录了他投靠江青等“四人帮”,反对周恩来、邓小平迷失方向而跌宕起伏的人生实况。

今年元月,他送散文集《近墨者黑》和多本人画集于我。这些作品散发着墨香、荷香、鱼味和似乎可以听到牛游水时发出的“哞一哞一”欢叫声。他

还赠我左书“站着是条汉,卧倒是座山”和今年开笔三幅垂钓作品,我第二天就送去装裱,如今都挂在我的办公室,实在招人喜欢。我赞叹他善于计黑为白的大写意功夫为中国水墨画放出了现代色彩。这位年届八十的老人,毕竟曾担任过《中国钓鱼》的主编,在他的文稿和画稿中,依然钟情着垂钓。

使我惊艳的画幅都是女娃娃在水

中牛背上的垂钓图:牧女红绸系发辫,上着红衣下着白裤,赤着脚,水牛在小牧女号令下,如潜艇般沉浮自如;一幅画中小牧女扬臂抖腕,在双胞胎小牛的助战下,斩获大尾红鲤;又一幅老牛和小牛犄角都浮出水面:都惊叹女主人水中钓技呢!真是神来之笔呀!题为“牧牛钓鱼两不误”:还有一头牛在岸边吃草,看牧女在水中鏖战。女娃娃稳坐牛背上又甩上一尾大鲤鱼,妙哉!野趣童趣钓趣盎然,栩栩如生。鲁光的牛,在青山绿水中,在水雾氤氲里,悠然自在。你见过众多的新老钓手中,有人在沉浮的水牛背上扬臂抛

读我这篇文章,先要知道“虾”在广州话里念 ha,跟哈哈笑的“哈”同音。我的文章这就开始。

我小时候读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,觉得十分亲切,因为我小时候在家乡看到很多穷书生,也就是我们广东人说的“读坏书”的人,意思就是读书读坏了的书生,他们就跟孔乙己一样,不能劳动,穷得要命,还矜持着,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派头。

我就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位穷书生家无隔夜粮,每顿饭就买一小袋米回家煮饭。有一天,他拿着那一小袋米在路上走时,碰到一位朋友问他手里一小袋是什么,他就神气地回答说:“哈哈,米啊!”我一开头就已经说了,广州话虾与哈同音,这句话让人听了,以为他说的是:“虾虾虾,米啊!”他手里拿的是虾米。我小时候家乡就有这样一位孔乙己。

我家乡的孔乙己

任溶溶



“夜光杯”边的婚礼

张林岚

叹华民族联姻是好事。郭沫若首先致贺词祝酒,改用了宋代王洙诗句:“佳人已属沙吒利,义士今无古押衙”为“佳人已属沙博理”,引来了哄堂大笑,热烈欢呼拍手。昆仑影片公司总经理孟君谋是婚礼的总提调,他报告:新房设在福开森路(今武康路)的开普顿公寓。新郎新娘今天去看装修布置赶工情况,门市贴着“油漆未干”的告示。婚房门口签名留念的喜幛由戏剧家熊佛西设计,还亲自绘画;诗人臧克家送了贺新婚诗,沙博理见是中文,不知如何张挂,竟当做“横批”高悬在礼堂;大作家赵清阁与

他们的婚姻是这年五月十六日,这天是礼拜天。
婚礼在华美酒家举行,贺客都是文学艺术新闻界人士,估计有一二百人。满座之外有的贺客因为只是秀才人情纸一张,送不起礼金不入席了。这天主婚人是郑振铎,赞

凤子素称莫逆,先送贺礼一份,又加一份;金山不知送什么好,请人代办,送的是台布一方,床单一块;赵丹正在杭州休养;洪深在《大凉山恩仇记》外景地,拍电报“婚礼按期举行,我一定赶到。”

凤子大婚前一年的五月,上海的新民、文汇报、联合三报被国民党政府以“颠覆国家”的罪名封门。新民的老板陈铭德赴南京奔走权贵之中,两个月后得以“有条件”启封。凤子婚礼这杯“葡萄酒”的“夜光杯”举起来时,能登出喜讯的上海民主报,只此一家。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送了重礼,吃了喜酒自不必说。《夜光杯》新来的编辑袁水拍,手上又收到大批贺喜的美文,只是报社已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严密监控,无法见报了。

沙博理后来入了中国籍,凤子解放初期调北京人艺工作。

“小树繁花闹笔记”并无此闹,是张慧剑的专栏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“夜光杯”絮语